

作家文库系列

王蓬 著

水葬

(增订本)



西安出版社



作家文库系列

王蓬 著

水葬

(增订本)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葬 / 王蓬著. — 增订本. — 西安 : 西安出版社,
2013.4

ISBN 978 - 7 - 5541 - 0119 - 3

I. ①水…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5589 号

水葬

著 者	王 蓬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65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41 - 0119 - 3
定 价	39.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秦岭南边的世界

陈忠实

关于一座房子的记忆

每过秦岭，自然首先想到岭南的王蓬。

文学的王蓬。

认识王蓬的20余年里，去过几次秦岭南边的汉中，每次都见王蓬，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冬天，西安市文联约了几位新时期刚刚露头显脸儿的青年作家，到汉中去做文学创作交流。记得刚到汉中的当天下午，大家便相约着去看王蓬。王蓬对我来说早已不陌生，省作协此前几年里组织文学活动，我们早已相识，多次相聚，他是秦岭南边陕西辖地内冒出的最惹眼的一位文学新秀，其发轫之作《油菜花开的夜晚》《银秀嫂》刚刚俏出文苑。然而，在刚刚形成的陕西青年作家群这个颇具影响的群体里，社会属性纯粹属于农民的只有王蓬一个，还是靠着在生产队挣工分也从打谷场上分得稻谷过日子的。其他人无论家境怎样窘迫经济如何拮据不堪，却总有一个可以领月薪又可以吃商品粮的公家人身份，大多散居在各地县的文化馆里搞半专业文学创作。

我想大家之所以马不停蹄急于要看王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心理因素，谁都明白中国农村意味着什么，谁都不同程度地明白一个写着小说的农民意味着什么，谁也许一时都不甚明白，一个社会属性纯粹是农民的王蓬，其作品的整体风貌却丝毫不沾我们习惯印象里“农民作家”作品特定的那种东西，关于生活思考关于人生体验关于艺术形态，都呈现出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作家在这些领域里所能达到的最前沿的探索，这又意味着什么？

在一个号称汉中第一大村的张寨，我们走到王蓬的门前，稻草苫顶土打屋墙的两三间茅屋，一目了然。王蓬的父母热情谦和，独不见一般农民在这种场景里的紧张乃至自卑，我当时以为是争气的儿子使他们获得自信，多年以后才知道他们原本不是靠扒拉粪土柴火过日子的农民，而是一对落难改造的知识分子。王蓬的外形反而比他们更像农民，壮实而干练，刚刚杀完一头肥猪，两扇诱人的皮白瓤红的猪肉还挂在横架上，一颗刮剔得干干净净的猪头搁在一边。王蓬就在屠宰架下和大家握手，仍然依赖肉票购肉的这几位西安来的作家，围着吊在架上的两扇猪肉艳羡不已，竟然操心这么多肉吃不完变坏了的事。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一颗亮晶晶的猪头，问王蓬怎么会把布满沟槽凹坑的猪脸拾掇得如此干净。我虽干部身份，一家人也都是靠工分吃饭的农民，不足40元的月薪比纯粹的农民家庭也强不了多少，每年过年都买一颗既便宜又实惠的猪头，脖子口残留的带膘的肥肉剔下来炒菜包包子，其余皆一锅煮熬晾成肉冻，下酒再好不过。只是每回洗涮处理猪头太费劲了，藏在猪脸那些沟凹缝隙里的猪毛，常常整得我用镊子拔，用火棍烫，烦不胜烦。王蓬便告诉我一个窍门，用松香熬水一泼，冷却后敲打掉松香，猪毛就拔掉了，柏油也可以代替松香。那时已临近春节，我获得这个窍门就付诸实践，果然。那时候，我和他站在他家场院的屠宰现场，集中交流的是关于如何弄干净猪头的民生问题。

我又特意留心这幢屋子的墙。墙是土打的，用木板或椽子夹绑起来，中间填土，用碗口大的铁夯夯实，一层一层迭加上，便是一堵屋墙。关中农民用土坯垒墙，也用这种夯打的墙盖房造屋，并不奇怪。令我奇异的是那土墙的厚度，底部足有一米厚，真是我见所未见的厚墙，除了

结实之外，便是隔热，比砖头水泥墙实用多了。也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王蓬跟随被视为政治异己的父母从城市里被剔除出来，流落陕南农村十年之后才搭建起来的属于自己的房子。此前十年由生产队安排，曾五次搬家，最后四年是在远离村庄的一座古庙里搭铺盘灶谋生的。这些超厚的土打屋墙是尚未脱尽少年黄喙的王蓬和善良的乡民们一夯一夯捶打起来的。王蓬说，他那时候早已熟练陕南农村所有粗杂活路的技能，体魄颇强健，甚至比少小读书后来作邮政公务的父亲更具适应性。

以房屋为主体的这个小院，有猪栏，有鸡舍，有柴火垛子，还有一块用三合土搪制的小平场，晾晒谷物。这纯粹是一个陕南农村的家院，与左邻右舍的农家小院大同小异，唯一的也许是惊世骇俗的差异，是这幢新搭建的稻草苫顶泥土筑墙的茅舍里，辟出来一方小小的书房。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一张床，一个书桌，四面墙壁用报纸糊蒙着，整个书屋就浮漫着纸墨的气息。(我当时曾经很羡慕这个书房，因为直到此后六年我才给自己造成一个书房)这个书房外边是一家连一家的农户的围墙和高低错落的屋脊。小院里刚刚宰杀过一头自养的准备过年的肥猪，是王蓬操刀还是请屠夫操刀我已无记。书房里摆着世界名著和中国名著。托尔斯泰和鲁迅以巨大的兴趣和不无惊诧的眼神，看着这个崇拜他们、屡屡在他们博大的爱心里颤抖流泪的中国张寨村的青年，瞬间竟会身手矫健地把一头大猪压在屠宰台上。

我走出王蓬的屋院再走出张寨村子，走进汉中坝子冬眠着的稻地和油菜田畦。秦岭南边越冬的油菜竟然是一派蓬蓬勃勃的嫩绿，看不到我的家乡渭河平原这个时节冬日肃杀的萧瑟。我沿着绣满杂草的田埂往前走，对着我脸的是暮霭迷蒙的秦岭群峰，隐隐现出汉水流域植被的绿色。晚炊的柴烟从村子里弥漫到田野上。我回过身眺望烟树笼罩下的张寨村，竟然很感动，就在这个村子的一个农家屋院里，一个青年作家已俏出文坛。22年后的2002年初秋，我又一次来到汉中，进入这个小院，作为农家生存的猪栏鸡舍柴垛已荡然无存，小院里蓬勃着几株名贵的花树和草花。屋顶的稻草已换成机瓦。屋内也经过了一番改造，清爽而舒适。那近乎一米厚的土墙仍然保存着，粉刷光洁自然无需用报纸遮掩丑陋了。那个小小的书房还在，已经装备了书架、书案、台灯和软椅，更

像一个书房了。我坐在小院里喝茶，又生一份感动，一位重要的当代作家王蓬，就是从这个依然很不起眼的乡村小院走上中国文坛的。关于作家创作这道颇为神秘的帷帐从心头扯开，顿然醒悟，天才诞生在任何角落都是合理的。

关于《山祭》 《水葬》的解读

从20年前读《银秀嫂》到最近系统阅读长篇小说《山祭》《水葬》，以及大量的纪实文学和散文随笔，我才意识到自己对王蓬达到一种较为透彻的理解。我曾经在面对自己崇拜的柳青时说过，真正崇拜和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途径是阅读他的作品。

王蓬大量的小说创作，无论短篇中篇，尤其是珠联璧合成姊妹篇形态的长篇小说《山祭》和《水葬》，给我强烈的又是贯串如一的感受，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生活的严峻的审视目光和深刻的穿透纷杂现实的思想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坛背景里，鲜活的思想活跃的思维层出不穷的艺术形式，令人难忘。给人很大启示的寻根文学的思路很快由雄壮到细微，最后追寻到深山老林破庙古刹或原生态蛮荒人群那里便迷失了消弭了；还有远离政治躲避现实的理论阐释，显然是对昨天政治谎言的拒绝，颇具影响力。我在王蓬的阅读中发现，王蓬20年里以小说和报告文学为主体的创作，一刻也没有从现实生活层面上游移，没有从他熟悉的人群的生命历程和心灵历程中游移，甚至连丝毫的犹豫也没有。从解放到改革开放的秦巴山地的生活演进和历史演变，呈现一种全景式的展示，对山地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人的心理层面的解析，显示出现实主义作家王蓬的勇气和尤为令人钦佩的思想穿透力。我想，某些回避生活现实回避政治的现象，除了创作探索中的不自觉因素，除开因为谎言政治产生的逆反心理，恐怕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作家思想的肤浅，肤浅思想所带来的心理软弱和苍白，透视不到生活深层的奥秘，便只好围着一根陈旧的鸡毛臆猜文化。在王蓬笔下，解放前和解放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公社化，“镇反”和“反右”，农村“四清运动”和十年浩劫的“文革”，直到改革开放的时下，这些在中国乡村和城市发生过的

影响到所有人生活的重大事件，无一遗漏地进入王蓬严峻的视镜，纳入秦岭或巴山某个村寨，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正可当作生活的教科书和历史备忘录，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以为鉴戒和警示。《山祭》《水葬》等小说的认识价值和不朽的意义，就在于此。王蓬恰是在这里显示出独稟的气性，思想者的勇气和思想的力量，以及由此而蕴蓄在作品里的凛然之气。

审视和展示这些生活，对作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直接亲历过这些生活历程的作家或间接了知这些生活过程的作家，任谁讲述几段生动而又荒诞的故事都不算难事，然而要避免简单化的图解和演绎，要避免浮泛的苦难展览而进入深部，却不是随意能够做到的。王蓬以《山祭》《水葬》为代表的大量的小说创作，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徘徊在大小篇幅的文字之中，就是人道和人性。我在意识到这一点时有一种破解的欣然之情。我从80年代初读王蓬作品就有某种一时说不大准的特异气象，一种区别于同期同类题材小说的独稟的气质。显然不是来自作家对秦巴山地独特的生活习俗的生动描绘，不是对一方地域生活语言的成功改造和书写，甚至不完全是对生活的直接体验，因为这些东西许多作家都拥有着。我在这次通读王蓬作品的过程中豁然明朗，王蓬有一个人道人性的思想视镜，有一个博大深沉而又温柔敏感的人道人性的情怀。回溯新时期当代文学复兴的历程，王蓬当为具备这种思想视镜和精神情怀的最超前的作家之一。

这样就不难理解，同样直面揭示那些已经过去了的“运动”给乡村和城市所造成的普遍性灾难时，王蓬何以会跳脱同期同类题材常常陷入的对某些口号或政策的谬误的简单鉴证的局限；在人道人性视镜下的思考，穿过极左运动造成的荒诞生活现象的表层，进入关于人的合理生存的深部层面。合理生存是人类追求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各个民族堪为经典之作的文学作品一个永恒的常写常新的主题，自然包括政治的、自然的、宗教的、经济的诸多方面，不同制度下的各个种族，唯其在此一点上是共通的。这样，王蓬笔下人物的心理轨迹就烙印着沟通各个民族的普遍性意义。《山祭》里“我”的灵魂扭曲和异化的过程，由浅入深，从被动到主动，从一个心理层面解剖到另一个层面，丝丝入扣，合情合

理。“我”的灵魂堕落过程中的痛苦，恰恰来自堕落中的清醒。清醒的堕落便揭示出人性里的复杂性。清醒的堕落，让我看到极左的东西不单是造成普遍性的贫穷或人身伤害，关键是对一个民族精神自信的摧毁。清醒的堕落之后，又是清醒的忏悔；清醒的忏悔之后，又一次发生清醒的更深的堕落，痛苦就成为愈陷愈深的深渊，无论如何也树立不起作为一个人的自来。我在同类题材中见到过不少堕落者形象，通常都是以堕落换取某种境遇下的快乐的，或者说为了改变生存境况实现快意生存的目的而向邪恶投怀送抱甘愿堕落，这是人性里一种极其普遍的弱点，也是古今中外许多真实发生的和艺术家塑造的堕落者形象共有的心理依据。王蓬创造的“我”这个堕落者形象，恰恰没有享受多少以良知为代价换取的快乐，却是丧失良知陷入的黑雾似的痛苦，把一个人性渐次泯灭渐次沉沦的人刻画得动人心魄，成为堕落者人物序列里一个颇具现代中国特色的典型面孔。“我”不仅揭示了我们民族精神历程中那个丑陋的扭曲形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生动的警示，让现在和未来的人们在面对可能发生堕落的境遇时，把人性和人道既作为生存的旗帜也作为生存底线坚守，似乎比任何道德的规范更为可靠。

拯救“我”（宋老师）灵魂堕落的恰恰是人道和人性。从肌肤到心灵都美到令人悸颤的冬花，与外形丑陋不堪的庞聩得入住的茅草洞房，其实是作家王蓬构建的一座人性的真善美的祭坛。庞聩得总使我联想到《巴黎圣母院》里的阿西莫多，然而他不是敲钟人而是秦巴山地里一个种田狩猎的山民；冬花也使我联想到那个吉卜赛女郎，然而冬花仍然是冬花自己。这两对时空距离太过遥远的不同种族的人物形象，只为人性的意蕴上完全融通。何妨把冬花和庞聩得的茅草洞房当作巴黎圣母院来读。“我”的灵魂的救赎，自然可以列出几重因素，而主导性力量正是发自茅草洞房这座人性的祭坛。王蓬在这里蓄意浓墨泼洒，又兼以细部工笔精雕，把一个堕落者在人性祭坛前的复杂心绪揭示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在谎言制造的荒诞现实胁迫人们倒向邪恶之途的时候，真理被混淆了，道德被颠覆了，唯有人性成为一个民族不死的精神之光，恰恰存储在山民冬花和庞聩得的茅草屋子里。

以同样的角度解读长篇小说《水葬》，或者说在阅读《水葬》时，我

愈加清晰地体味到王蓬关于人道和人性更为深沉的思考。

《山祭》以“我”这个进入一个闭塞山地的小知识分子的视角，比较集中也比较透彻地完成了一次艺术展示。《水葬》在艺术上选取的是开放的多重视角，展开的是一幅全景式的社会图像：从时间跨度上看，着笔在上世纪50年代初，实际延伸和展开到30年代更为纵深的历史；从将军驿这个小社会里的人物构成上看，有李宗仁秘书和社会最底层的屠夫，商界小老板政界芝麻官军界游走于两大壕垒的士兵，富户深宅大院的主人和仆佣，革命者和革命的追随者，组成一幅由各种社会角色交织的完整的社会图景。这些人物从30年代走到80年代初的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组合与反叛，上升与跌落，畅泳与溺水，跃上前台与消隐幕后，小小社会里各种角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与重组，使人常常发出一种历史的慨叹。我发觉，面对一件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一个人物的一次生活遭遇时，是一种感受，而面对一群人物50年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构成的这一段较长的历史流程时，又会是决然不同的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很自然地会使人发出关于人的合理生存的思考。各个民族和国家在争取人的合理生存这个基本的又是永恒的理想的过程中，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自然的科学的哲学的人文的个人的集团的，包括极端的手段革命和战争。而人合理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人道和人性。《水葬》里最虔诚的革命者陈放，最美的精灵似的翠翠，以及不断变幻脸谱色彩的麻二、任义成、蓝明堂、何一鸣等人物，他们的追求、挣扎、坚守、投机、挫折、伤害，扭曲别人也扭曲自己的异变，使我很容易抛开纷繁的社会世相，进入人道和人性这个底线上，发出沉吟。

《山祭》里的“我”以男性的视角审视和感知世界，隐喻山的意象。《水葬》以全开放的视角，却聚焦在翠翠这位女性身上，隐喻着水的意象。翠翠无疑是天地间山水孕育的一位女神，属于底层民间。她的美她的善她的真诚，辐射到富家公子何一鸣，流浪汉任义成，不称心的丈夫麻二，以及心怀叵测的蓝明堂。翠翠实际上已经成为将军驿这个小社会里人际关系网中的关键。翠翠也是一座人道和人性的祭坛。在这座祭坛前忏悔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将军驿这个小社会舞台上的几乎所有重要角色。任义成在通常时况下对义的坚守和在关键的利害掂量中的人性沉

沦，何一鸣和翠翠情窦初开时的纯美直到彻底落魄时得到的金子般的爱的抚慰，翠翠在麻二身上发生的由淡到浓的情感渐变，蓝明堂作为一个终生都在算计财产算计政治风向也算计婚姻性爱的阴谋家，在翠翠祭坛前的失算才是最具摧毁意义的。在翠翠的祭坛前，展示着一幕又一幕扭曲人性的几近惨烈的荒诞戏剧，这些在极左政令下一阵发起高烧一阵跌入冰窖魔鬼般舞蹈的男人们，为争相攀爬便互相践踏，结果却一个个落得伤痕累累，为丑化别人却丑化了自己，为把别人描绘成魔鬼结果自己却成了魔鬼，为揭掉别人的画皮却把画皮包裹在自己脸上。在陈放背叛李宗仁秘书的父亲走向革命迎接解放主笔报纸的辉煌生命中，却有一个“右派”帽子在等待着他，成为革命的异己被流放偏僻一隅，陷入远远超过轰轰烈烈时段的漫长的受虐期，给他致命一击的恰是由他领入革命队列的何一鸣，其精神心理的伤害就如伤口上的那把盐。何一鸣追随陈放追随革命也完成了一个令人感动的背叛富户家庭的人生壮举，伤害陈放并没有得到挽救自己的效果，由领导秘书到林业局干事到伙食管理员再到被剔除出干部队伍成为一个农民，最后连将军驿这个农民世界也不能容忍，撵出村庄住进山野的孤庙。任义成的人生轨迹带有很大的传奇性，甚至有义士之风，在翠翠真挚的情爱之中坚守着义，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交融让人感到真实的爱的真正的完美，然而对麻二的揭发一下子使人看到极左怎样把人性里最邪恶的东西发酵膨胀，道德和情感的操守脆弱到空无。麻二和蓝明堂从个性上是呈两极状态，麻二走过了一条向善的更多带有自然色彩的人生之路，蓝明堂却靠着奸诈和投机心理，在极左掀起的邪火中一次又一次偷出栗来。在这些男人们各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我很轻易地除去种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家庭的浮尘，看到他们在翠翠这座祭坛前的精神裸体。

我不想做各个人物形象的具体解密，韩梅村教授在《王蓬的艺术世界》专著中有十分精到的论述。我尤其在这两部长篇中看到王蓬关于人道和人性的精神，由此而涉及关于人的合理生存形态的思考。《山祭》和《水葬》所指涉的时代和生活，好多作品也都写过，甚至现在还有人在写着。作家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某一时段的时代生活，包括上自黄帝历代王朝及至当下，关键在于谁写出了独自的独特的又是深部的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说,《山祭》和《水葬》是写那个时代生活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所指涉的时代生活已经成为历史,作品本身也面世十余年了(前者1987年,后者1991年出版),我在2003年春节前后连续阅读时,单就艺术风貌而言,仍然是一种全新的鲜活的感觉,尤其是在扑朔迷离变幻无定的世态时风中捕捉到人道和人性的幽灵时,我竟然有一种深深的感动和伴之俱来的钦佩。我确知这两部小说写作时段里文学领域思想解放艺术探索的进程和情状,王蓬当是最前趋的思想者和最具勇气的探索者之一,由感动而引发钦佩,属于自然发生。《山祭》和《水葬》之所以在十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令我震撼,也使我领会到人性和人道在作家的思维和作家的情怀里的关键性意义,作品的生命力或者说恒久性才成为可能。我也几乎同时意识到,关于《山祭》和《水葬》以及王蓬整个艺术创造的评价,似乎不大相称。文化市场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盲区,时尚时风刮得许多人都疯跑猛追某道光圈而终于扑空时,却发现脚下有一块被忽略了的金子。我又一次感动之后发生感慨,在风行炒作的时下文坛,太待重修养太君子风范,就形成这种状况。显然不是作家的悲哀。

关于一个作家的理解

尽管年龄有几岁差异,因为生活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我和王蓬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陕西文坛相遇相识,似乎至今也没有明显的年龄障碍。当我为写这篇文章较为系统阅读作品时,却分明感觉到某种熟识里的陌生,即王蓬艺术创造所达到的深部探索的陌生,和作家精神人格世界的陌生。

我现在才意识到王蓬是一个对灾难和痛苦承受力极强的人。相识的20余年里,我约略知道他在幼年就随着有“历史问题”的父亲从西安落难到陕南农村,具体因由和遭遇的灾难全然不晓。王蓬确也没有稍微细致地提说这方面的事,偶尔牵扯到这个话题时,三句两句言简意赅略了过去,甚至哈哈一笑再无下文。多年来我未深问是出于我的性情,别人不愿意说的事我绝不追问。直到我读了王蓬一年前发表在《延河》上的《祭父》文章,陷入难以抑止的苦涩却又无言的状态。王蓬从一个较为优

裕的城市知识家庭落难到陕南农村，即使在最贫穷落后的农民世界里，也是被打入另册排除在外的“黑斑头”，经受了频频发生的所有极左运动带来的全部灾难。我首先悟觉的是，经历过如此巨大如此持久的灾难的人，到了他可以说话也有能力说话的时候而不说，不是暂时不说而是20余年都不予诉说，不是一般回避而是哈哈一笑简言略过，这个王蓬对于痛苦的承受能力就是非凡的强大而又深刻的了。对于王蓬而言，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品质层面的意义，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思考和体验的厚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点上，我得以解读王蓬小说以及纪实作品里弥漫的人道和人性情怀。

人在深重的灾难——社会的或自然的——连续折磨之下，大致有三种结局，不堪忍受时的屈从与沉沦，承受持久折磨之后的破碎和麻木，炼狱折磨过程中逐渐强大的心理承受力量和精神升华的清醒。王蓬无疑属于后者。一个在颇为优裕的城市知识家庭生活的少年，一夜之间跌落到连气候也差异很大的陕南农村，学割草学砍柴学推磨，学习所有作为一个农民生存的一切技能，而且要承受作为一个“异己分子”的子女在心理上的无边无际的压迫，时间长达20余年，正当王蓬从少年到青年的人生关键时段。在连续的巨大的人祸和天灾的灾难中，在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的轮番演练过程里，王蓬被指定的特殊的社会角色和所处的特殊的社会位置，反而促成他保持一种观察和辨识过程中的清醒，从情感上也更自然地朝善的一方倾倒。蒙难中的父亲似乎更具人生导师的影响力量，他的知识、他的人格修养和他的人生阅历所形成的灾难中的独特禀赋，正是王蓬辨识生活荒诞的一个参照和坐标。第三个因素当是王蓬的阅读，当“大跃进”跌入“三年困难”的深渊，当“四清”、“文革”闹到神鬼不宁的崩溃境地，饥饿的王蓬躺在秦岭脚下的草丛中阅读《六十年的变迁》《到格鲁曼去的道路》，直到完整地阅读一个堪称伟大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全部著作《巴金文集》。这里暂且不论这种阅读对王蓬在艺术上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对于正处在从少年到青年成长期里的王蓬的思想视镜的开阔，对他辨识正在疯狂运动着的荒诞现实，对于他作为一个人存在于世的基础性的心理建设，无疑更具有意义。因为王蓬所阅读的如上述这些优秀作品，无论其思想倾向或艺术流派有多大差异，而

关于人道和人性的底蕴却是共有的。这种人道和人性的精神，在一个丧失了真理丧失了道德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规范的荒谬生活现实里，就成为自我救赎的最可靠的心理依傍。这样，我似乎才可能揣测探寻何以在封闭而落后的陕南农村的孤庙里，会有一位充满人道和人性情怀的作家走进中国当代文坛。很长时间里，人们却随意赠给他一顶农民作家的桂冠，错了。

这样我就能较为切实地理解王蓬小说作品中对于人性善和美的张扬，对于人性里的恶和丑的淋漓尽致的剥皮式的解剖。即使在他的纪实文学作品里，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那位曾经血战台儿庄的敢死队队长，在陕南某县文化馆任职副馆长，仍然能精心辅导一位业余作者编写剧本；那位从农学院毕业便扎进秦巴深山，为陕西培育出一个名牌茶叶的老专家，即使在80年代排除了极左的生活中，却因为反对毁林开荒的一次会议发言而被某副县长投入监狱；一个回族作家富于传奇也富于个性的艺术创作历程；一个尼姑和她的信徒，等等。王蓬对于这些在事业上卓有建树的真正的民族脊梁的赞美是由衷的，对于社会正义的伸张是凛然的，这些真实人物的真实故事里，同样可以感知作家王蓬对于这些承受着民族灾难创造着民族辉煌的人的虔诚的崇拜，作家的人格和精神也交融在墨痕之中了。去年夏天，陕南突发洪水，佛坪一位乡党委书记牺牲在救助群众的山洪之中，王蓬随即追踪采访，写成万余字的报告文学，我在《陕西日报》读到这篇作品时，曾几次忍不住而泪水涌流。王蓬对于生活里的善和美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一触即发的激情，一种虔诚的崇拜，这是作为一个人民作家最为可贵的基础，也是一个艺术家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王蓬笔下的陕南、秦岭、巴山、汉江、盆地、坝子，以及连绵的浅山丘陵，变幻无穷气象万千的四时景致，相传既久的为适应生存而形成的奇特生产和生活方式，弥漫着神秘神奇色彩的一方世界，微弱的现代文明带来的缓慢进步和猛烈粗暴的极左政策所造成的摧毁性破坏，古老的农业文明所遭遇的惩罚或灾难，其逼真的过程令我心悸。然而，即使书写这样近乎惨烈的生活，我发现王蓬的笔触一涉及自然，一触摸家养的或野生的牲畜，便灵动有如神助，山民围猎时惊心动魄的场景令我气

不敢出；写到劳动和生活习俗的场景，也是逼近眼前的生动和诗性的赞美。我既感动王蓬对各个生活领域的熟悉，更感动作家对人类基本劳动的膜拜和敬重。一个被动接受纯粹出于惩罚目的的苦役式劳动而入乡村的城市少年，当他成为一个能熟练操持乡村种种农活技能的农民，同时又成为一个可以向世界展示这一方地域的人们精神历程的作家的時候，我看到的不是对折磨式的劳动的诅咒、鄙薄或嘲弄，而是圣徒般由衷的虔诚和赞美，由是想到研究一个作家艺术道路的时候，更应看重这种似乎反常的心理和精神历程的探究，王蓬成为类似族群里迥然独立的一个。作家思想的深度和厚度，与作家的精神人格和情怀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些因素在作家的艺术探索艺术创造里又发生着怎样的作用，王蓬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例。

王蓬近十年间又潜心于汉中历史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不下百万字的作品，奠定了作为学者化作家的基础，完成了一次升华式的蜕变。我去年秋天应邀赴汉中参加一次群众文化活动，得着机会在汉水边上踏访古迹，在汉王刘邦拜收韩信的拜将台，在存留了两千余年的绝壁上的栈道遗迹上，在萧何追韩信的那条小溪边，在曹操千古绝笔的“袞雪”题字前，王蓬如数家珍，却不是解说员那样的用语，而是典籍中的确凿的记述文字，我便可以猜测王蓬翻检了多少史书资料，而且背熟成诵了，言语中流露着对汉中为代表的汉水文化的热衷和自豪。这也许是他至今坚守在汉中而且其乐无穷的原因吧，尽管他有多次机会重新返回他的故乡西安，却一次次地放弃了，连同他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幢曾是稻草苦顶而今改换为瓦顶的土打墙壁的房子里。王蓬又是一位热心公众文化尤其是群众文学事业的作家，他的一半是自己的写作，另一半是属于纯粹为这个事业发展所做的建设性的又是具体到一座办公楼一张办公桌一张报销发票的琐屑事，经过不断地努力工作，他和汉中文艺界的朋友们获得了可告慰藉的工作环境，也创造出一方甚为和谐的艺术氛围，一位青年作家说，王蓬20年不懈工作的成绩，就是把这一帮人弄到一块快乐做事。对于一个文化团体来说，大家能快乐地作文，画画，写字(书法)，又是多么可值得珍重而不易的事啊。

王蓬每有重要文章成竹于胸，便从汉中市區奔到乡下这幢由他在最

困苦的日子里建造的屋子，显然不单是图一方清静，更有一种心理的依偎。王蓬的父亲谢世后，他把父亲埋葬在巍峨绵延的秦岭脚下，“考虑到父亲在秦岭脚下这片土地整整度过了40个春秋，已与这片土地融成一片，应该让他安睡在这里。”我知道其中的20多个春秋，是承载着莫须有罪名接受精神和生理的惩罚“融成一片”的，这需要怎样的洞达境界和精神的厚度？包括使用这个词汇的王蓬。在为父亲选址筑陵制碑的同时，王蓬也为自己“日后亦当归此”并预立碑石碑文：

他因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而写作，
他的代表作是父母亲的墓志铭。

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这篇已经偏长的序文，似乎仍然触摸不到王蓬“冰山”的主脉，所可慰藉的是重新吟诵这两句心灵之诗。

陈忠实：当代著名作家，其长篇小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主任。

题 序

这一带大山起伏着连绵不尽、兀立着黛苍钢蓝的石崖，黑鸦鸦的老林，谷底喧哗着一河流水，晨暮总飘浮些蛮荒的雾霭，匆匆掠过的昏鸦的啼鸣，愈发使这横断陕甘的秦岭显得神秘莫测……

早先，当然只能随着马帮，抑或坐了滑竿，沿了远古的栈道，踩着被多少世人踩光的麻石小径在山谷间逶迤盘旋。苍鹰。浮云。麻风细雨。晨霜暮雪。辛辣的野艾蒿味里响着轿夫粗犷的号歌。前边报：“天上有云星不明。”后边接：“地上有石路不平。”

懒汉坡，
慢慢梭！
滑滑路，
踩干处！

若迎面来了女人，必定即兴编织进号歌：